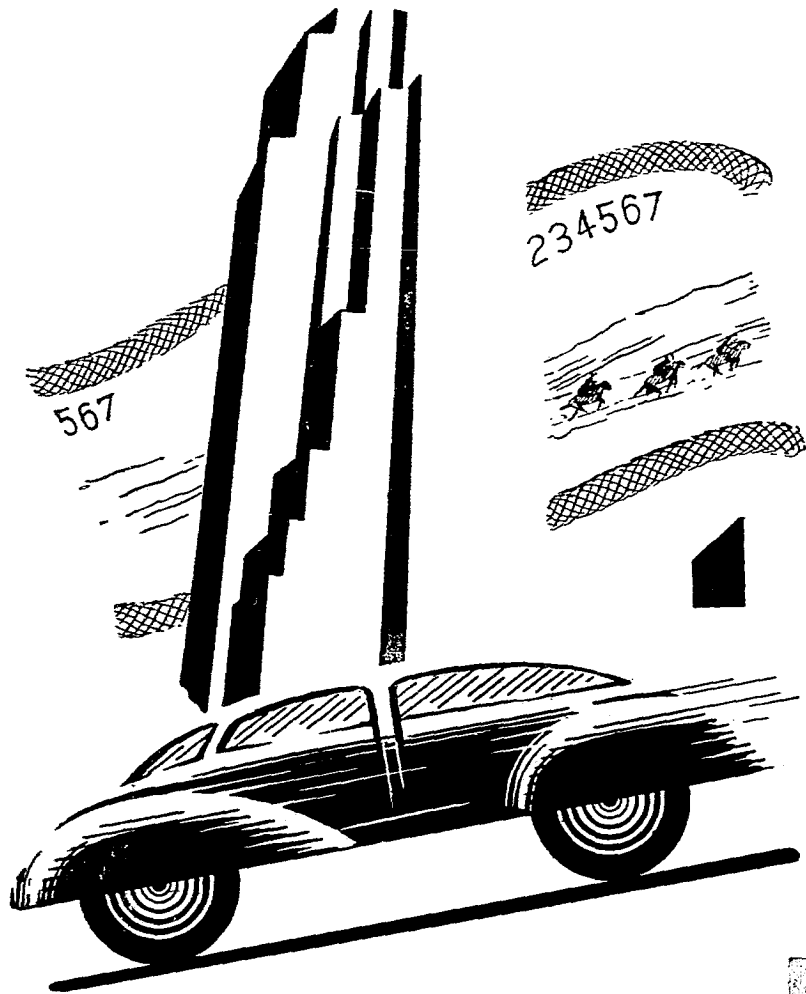




票彩獎頭

MG
I234
21/3

白德美紀念出版社主編
新青年戲劇叢書之十四

頭獎彩票

(五幕教育劇)

胡重生 編改



慈幼印書館印行



3 1762 9141 1

時間：

近代

地點：

一個繁華的都市

人物：

馬志祿

(畫師)

三十歲

魯清新

(新聞記者)

二十八歲

白善忠

(醫生)

三十歲

小阿福

(孩子)

十二、三歲

徐俊俠

(匪徒)

謝燕飛

(匪徒)

周小芳

(名伶)

李新哲

(警察局長)

張阿金

(高利貸者)

偵探長

阿大

(周小芳的僕人)

醫生

警察

(三人)

第一幕

佈景：一個佈置簡陋的畫室。

第一節 （馬志祿，魯清新）

魯：

（馬志祿在用白粉擦一頂白帽）
馬先生，早呀！

馬：

魯先生，你早！

魯：

大畫家的畫怎的畫到通帽上去了？

馬：

不要見笑，天氣熱了，快要用到白帽了，所以要拿出來擦一次。

魯：

這好像不是你的帽吧！你的頭沒有這麼小。

馬：

是的，這原是白善忠的帽子，我和他同居，我們沒錢請工人，所以屋裡的事務都是兩人輪流擔任，每人二十四小時，昨天上午十點鐘起由我當值，今天再過半點鐘，就要輪到他了。



魯：你們的辦法真好，分工合作。

第二節 （白善忠，前人）

白：已經九點半鐘了，早飯還沒有著落，肚子餓得咕咕叫。
馬：是的，我也餓了，叫樓下的老太婆給我們燒稀飯吧！

白：（看帽）啊！這頂白帽擦得不夠白呀！
馬：等乾了之後自然會白的。

白：這一邊的白粉太厚，那邊的又太薄，真像你畫畫一樣。
馬：你覺得不滿意，下次你自己去擦好了。

魯：大家老朋友，不要爲這小事爭執吧！

白：魯先生，你說得對，不過我肚餓的時候，脾氣是很壞的。
馬：不要談這些吧！你等着，我去張羅稀飯。（下）

第三節 （白善忠，魯清新）

魯：你怎麼現在才來？

魯：報館裡有些事情。

白：什麼事情？

魯：要代表報館接見一個人。

白：是小說家？或者是詩人？

魯：不是！不是小說家，也不是詩人，是著名的罪魁阿毛。

白：接見他做什麼？

魯：法官叫他來向我報告他本人所犯的罪案；並且要登在報上，使社會人士

明白真相。

白：這倒是一種新奇的辦法。

第四節

（馬志祿，阿福及前人）

馬：（捧了一盤稀飯和碗匙上）早飯已經預備好了。

白：好極了，我們先吃早飯再說吧！

馬：（上）阿福還沒有來呢。（大聲喊）阿福！阿福！回來吃飯呀！

（上）三位先生好呀！你們待我真好，我知道你們雖然困難，也總關心我，吃的、穿的，總不會忘記我，將來我發了財，要重重的報答你們。

馬：

不要說報答，可憐你的母親領你到這裡來學音樂，怎料你的音樂還沒有學成，她已經死了，她臨死前把你託給我們，我們答應了她；所以我們是把你當作親弟弟一樣看待的。

白：

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沒有金錢，什麼都辦不到，大家捱苦一點吧！

馬：

魯先生可以給我們一點幫忙吧！

魯：

我也是窮得很。

福：

魯先生也很窮嗎？

魯：

是的，負債累累，日重一日。

白：

你做新聞記者，薪俸是很高的哪！

魯：

你以為新聞記者很潤綽麼？

福：

你每月不是有一百元薪金麼？

魯：

薪金是一百元，可是報館生意不好，虧本，薪金沒有發下來。

馬：

唉！世上有人錢財多得沒有地方放。

福：

（扮傻）為什麼不放些在這裡？（張開自己的口袋）

馬：

你要錢來做什麼？

福：

我去讀書，將來大學畢業，出洋留學。

魯：

如果我有錢，我要開辦一間出版社，不印書，專印畫報。

白：我要開一間酒館。

馬：怎麼樣的酒館？

白：樓下大禮堂，二樓跳舞場，三樓大飯廳，四樓飲冰室。

福：睡的房间呢？

白：這是酒館，專辦吃的，不管睡的。

馬：閒話少講，我們現在欠了人家一千二百元的債呢！

白：所以這稀飯稀得像水一樣。

馬：樓下的老太婆說過，我們不把房租飯錢付清，休想吃一頓飽飯。

福：我們現在還有多少錢呢？

馬：還有五元九角，和幾張畫。

白：把畫賣去了，還不夠十元。

馬：還有這張彩票，中了頭獎就可得一百萬元。

白：這是阿福的脾氣，沒有錢也要買彩票，一買就是四張。

福：你們簡直把八塊錢白白地拋到河裡去。

福：倘若中了呢？

白：倘若中了，太陽會由西方爬上來。（門鈴聲）

：有客人來了。

馬：你去開門呀！

福：我去開。

馬：等一等，魯先生，現在什麼時候呀？

魯：（看錶）十點十一分。

馬：那末，白善忠，現在該輪到你當勤務了。

白：你說的有理。（下）

福：那末，我來收拾碗匙吧！（收碗下）

魯：是誰來？

馬：（向外張望）是張亞金。

魯：他是做什麼的呢？

馬：是買賣古玩的，也是一個有名放高利貸的人。

魯：他現在來做什麼？

馬：我不知道，大概來買畫吧！

第五節（張亞金、魯清新、白善忠、馬志祿）

白：張老闆，請裡面坐。

張：（入）各位早呀！

馬：我來介紹，（指魯）這位是魯清新先生，新聞記者。（指張）這位是

張老闊，張亞金。

張：魯先生，素仰。

魯：久聞張老闊是一位高利貸專家，最近高利貸的入息一定很豐厚吧？

張：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白：對的！張老闊的錢袋和他的身體一樣，一日比一日腫脹。

張：（慌惶失措）兩位先生到底說的是什麼話？

魯：（大笑一頓）

白：張老闊請坐，我們有些事情要到街上走走。（與白同下）

第六節（張亞金，馬志祿）

馬：張老闊，請坐！

張：你的兩位朋友說的很奇怪。

馬：張老闊不要見怪，他們愛開玩笑罷了！

張：

……（坐下）

馬：

張老闆今天到來，有什麼見教？

張：

特來欣賞馬先生的大作。

馬：

（自謙）見笑見笑。

張：

前天我和一位姓戴的朋友喝酒時……

（注意牆上的一幅探）這畫是你

畫的麼？

馬：

是，拙劣的作品，不值得一看。

張：

啊！畫得很好，真是唯妙唯肖，那位戴先生說的真不錯，果然是名不虛傳。

馬：

過獎過獎！

張：

馬先生，不必過謙，你的畫要是賣出去，是很值錢的。

馬：

也要得着識貨的顧主才可以呢！

張：

（欣賞幾幅畫）的確是好畫，怪不得戴先生說你將來一定是一位名畫家

馬：

笑話！笑話！不敢當。

張：

聞說馬先生近來經濟上不大方便。

馬：

是的！不瞞張老闆說，我欠了人家很多債呢！

張：

你欠下多少債？

馬：一千二百元。

張：（在袋中取出二千元鈔票，給馬）這兒是二千元。

馬：張老闆，這是什麼意思？

張：這兒是二千元，你收下吧！除了還債，還有八百元留下來用。

馬：你是送給我的麼？

張：（微笑）不，我從來不肯白送錢給人家。

馬：是借的嗎？

張：是的，這二千元借給你，但，將來你要是做了百萬富翁，該還給我二萬

元。

馬：你瘋了嗎？要不要給你請醫生？

張：不，我沒有瘋，你的經濟發生了問題；這會影响到你事業的成功，因

此，我願意借二千元給你，望你繼續努力繪畫，將來成名，還給我二萬

元，我的眼光不會看錯罷。

馬：張老闆既然這末贊許我的畫，就買幾幅回去好了。

張：不，我說你將來會成名，所以你的畫將來會值錢；現在却不很值錢，你

只管工作吧！將來一定成功。（拿出借據）現在請你簽個字吧！

馬：好吧！我發了財再還給你。（簽名蓋章）

張：

（取借據）祝你努力，祝你成功，再會！（下）

張先生，再會！（送出門口）

第七節

（馬志祿，魯清新，白善忠，阿福）

馬：

世間事無奇不有，一個守財奴竟會過空借給我二千元……管他弄什麼花樣，是他自願借給我的，我還不起債，他也怨不得我……這利息可真貴呢？

魯：

（與白同上）那高利貸來有什麼事？

馬：

做了一筆大生意。

白：

他買了許多畫嗎？

馬：

畫倒沒有買去，鈔票卻拿來了。

白：

是怎麼一回事？你在說夢話嗎？鈔票在那裡？

馬：

慢着，你們看我畫的幾幅畫怎樣？

魯：

是很平常的幾幅風景畫和人像畫罷了。

馬：

很值錢嗎？

白：

照以往的售價來估計，幾幅畫總共最多不過值十元。

馬：

但却有人讚許它的作者，將來會成名，變作百萬富翁呢！

魯：

你夢想作一位名畫家嗎？我們不敢說你將來做不到，但却還要下很大的苦功呢？

馬：

（微笑向白）白善忠，你說怎樣？

白：

你將來做名畫家是將來的事呀！現在却要捱餓。

馬：

你們承認我將來會成一個名畫家嗎？

白：

朋友，看你的樣子有些瘋了。

馬：

剛才我認別人瘋，現在你們說我瘋，瘋不瘋沒有關係，你們承認不承認沒有關係，反正……

魯：

承認什麼呀？

馬：

承認我將來會做一個名畫家呀！反正有人承認就得了。

白：

有誰承認？承認了又有什麼用？

馬：

你們總不會想到這意外的事吧？剛才那守財奴像着了迷似的，說我將來會成功一個名畫家，先借給我二千元，將來做了百萬富翁要還二萬元。

白：

他跟你開玩笑罷了，那有這樣的事？

馬：

開玩笑也好，真的也好，鈔票已經在這裡了。（把鈔票拿出來給二人看）笑話！有趣！這真可當一段新聞登在報紙上發表呢？

魯：

馬：還是不要發表的好，不然那守財奴醒悟了，跑來嚼噓就麻煩了。

白：這事有些蹊蹺，不知道那守財奴闖葫蘆裡賣些什麼葯？

馬：管得他許多。（福上）呀！阿福回來了，河福，我們不用愁了，這裡有二千元。

福：那裡來的二千元？

馬：你不要問，我慢慢才告訴你。現在你先拿三十元去辦酒菜。我們也餓得太久了，今天要大吃一頓。拿這一千二百元趕快去還債，把陳年新舊老債一概還清了。這叫做無債一身輕。（福與白下）

第八節

（馬志祿，魯清新，阿福）

魯：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馬：沒有什麼秘密，剛才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

魯：這樣他是把二千元拋進大海裡一樣。「將來會成名做畫家」……將來誰知將來怎樣？這個年頭，不但今年不知明年事，就是今天也不知明天事呢。管他，老實說，鈔票落在我的袋裡，難得再拿出來還他，除非中了彩票……呀！魯先生，彩票今天開獎了，勞煩你去走一遭，拿一張抽彩的號

碼表回來。

魯：好的！

福：（上）魯先生，彩票開獎了，你可以去拿一張號碼表來嗎？我們可以早

點對對號碼。

魯：是的，我現在正要去。

馬：我也有一些事情，要出去走走。（魯，馬同下）

第九節

（阿福，徐俊俠，偵探長，警察兩名）

福：（一邊唱歌，一邊整潔地方）

俠：（從窗口跳進）不要響！

福：（驚叫）你是誰？

俠：朋友！不要做聲，不然，小心你的性命。（掏出手槍恐嚇）

福：你做什麼？想搶東西嗎？錢是沒有，一切東西，你拿得的，就拿去吧！

俠：這裡是誰的家？

福：是畫家馬志祿的家。

俠：好！等一會有偵探和警察進來，你不要亂說話，要把我當作你的主人馬

志祿，你明白嗎？如果洩了秘密，我就先結果你。（掏出一百元）

這裡一百元，給你買東西吃。記着一切要看我的眼色行事。（穿上馬志祿的畫衣，化裝成一個胖子畫家，並抹去窗口的脚印）你趕快坐在椅子上，我寫你的像。（裝模作樣地寫像）

深：（與警察由窗口入）對不起，先生……

侯：（吃驚狀，換過別一種聲音）什麼事？你們來做什麼？

探：對不起，先生，剛才有一個人從窗口跳進來，是不是？

侯：我剛在寫畫，並沒有見什麼人進來。

探：一個中等身材的盜賊，不高不矮，不肥不瘦。

侯：我說過沒有人進過我的屋子，無論從正門，從窗口，從……

探：窩藏盜匪是有重罪的。

侯：你說什麼？你是什麼人？

探：對不起，先生，我是偵探長。

我姓馬，名叫志祿。是寫畫作活的。（也從袋裡摸出一張染滿顏色的名片出來，暗笑）對不起，我就只剩下這一張名片了，探長如果不相信，隨你在屋裡搜查吧！

手續是應該這樣的。（命令警察）到裡面搜查一次。（警察到處搜查）

（探問福）這位是誰？

俠：是我的個人。

福：我名叫阿福。

探：剛才有人從窗口跳進來嗎？你要說實話，不然，便有罪。

福：主人剛才在替我寫像，我們不曾見過什麼人進來。

警：（從裡面上）探長，到處搜查過了，沒有發現什麼。

探：我們走吧！馬先生，多多騷擾，再見。

俠：請了，再會。（探及警匆匆下）

福：大哥，你貴姓，你的機智令我佩服極了。

（回復原形，捧腹大笑）哈哈……你也很聰明，我要多謝你，多多報

答你，現在你記着，你如果遇着了什麼困難，可以到周家路廿五號找老

阿虎，包在廿四小時內替你解決難題，這件畫衣對我還有一點用處，再

借給我……再會！

第十節

（阿福，馬志祿，魯清新）

福：（目送俠去後，自語）這人真胆大，有勇有謀。

馬：

(上) 阿福，酒菜預備好了嗎？

福：

還沒有，等一會兒我去辦，要有魚有肉，佳餚美酒。今晚我們要盡情歡樂。

馬：

是的，債也還清了，還有什麼可慮的呢？將來的事，明天再打算吧！

魯：

(上) 這是今天開彩的號碼，你們快對號數吧！

馬：

彩票的號數都記在日記簿裡。(從袋中取出日記簿)

福：

(走近馬身旁，同看日記簿)

魯：

(拿着號碼單) 你唸吧！

馬：

魯清新的二七二七零零六，阿福的二七二七零零七，白蓮忠的二七二七

魯：

零零八，我的號碼是二七二七零零九。

馬：

再唸，你的號數是多少？

魯：

二七二七零零九。

馬：

沒有記錯吧！

福：

怎會記錯呢！中了彩嗎？

馬：

馬志祿，你中了，你們看。

魯：

(搶過號碼單) 二七二七零零九。啊，對了！

福：

(搶過號碼單) 二七二七零零九。啊，對了！

馬：我真的中了，我現在是百萬富翁了，阿福，你的學費有辦法了。
福：幸運極了。

魯：那張阿金真的夠眼光，原來他用的是詭計，並不是因為你會成什麼名畫家才借給你二千元，實在因為知道你中了彩票。

馬：但是，他怎會知我的彩票號數呢？

福：他昨天晚上向我探問過。

魯：啊！他的消息真靈通，這高利貸的手段真厲害，今早才發表彩票號碼，別人還不知道，他老早已打聽到了。

第十一節 （白善忠，前人）

白：什麼事值得你們這樣高興？

馬：你猜是什麼事？

白：你不說出來我怎樣知道！

馬：（假裝冷冷地）我中了彩票。

白：你中了彩票？鬼才相信。

魯：那末，你就是鬼吧！

白：什麼？

福：馬志祿真的中了彩票。

白：我不相信。

魯：給他自己看吧！（福把號碼單遞給白）

白：（念）二七三五四〇六，二七五〇〇七二，一七四〇六〇九……二七〇

六二八〇，二七二七〇〇九……馬志祿的彩票好像有一張二七二七〇〇

九。（掏出日記簿看）真的，你的號數真的是二七二七〇〇九。

馬：誰騙你來，我現在是百萬富翁了。

白：彩票呢？

馬：（在身上的衣袋搜索）怎麼？不見了。

魯：你放在那裡？

（默想）哦！我放在畫衣的袋裡。（看衣架）我的畫衣呢？

福：不好了！

馬：怎麼？我剛才掛在衣架上的，你拿去洗了嗎？

福：不！

馬：給人偷去了嗎？不會的，這樣髒又不值錢的畫衣，不會有人偷的。

福：（不語）

白：是怎麼一回事？

馬：究竟畫衣哪裡去了？

福：給人穿去了。

馬：給誰穿去的？可以立刻問他要回。

福：追不回來了。

白：究竟是誰穿去的。

福：剛才有一個賊給偵探追緊了，從窗口跳進來，化裝畫家，自稱馬志祿，瞞過了偵探，後來又說畫衣還有用，就穿著去了。

馬：你爲什麼不幫忙偵探捉住他？

福：他手中有鎗，恐嚇我，還給我一百塊錢，在威迫利誘之下，我只好由他擺佈。

馬：沒有希望了，一百萬元……一百萬元……（昏倒）

福：（扶著馬）馬志祿，你怎麼了？（魯白走近馬）

魯：快給他開水。（魯和白扶馬坐椅上）

福：（倒開水喂馬飲）馬志祿，你怎麼了？

馬：馬志祿。

（微張開眼）阿福！一百萬元……沒希望了，可憐……

魯：我們還可以設法把那件畫衣找回來。

福：呀！是的，那賊臨走的時候，對我說過有什麼事可以到……

白：到那裡？

福：到什麼路？我忘記了。

魯：找誰？

福：找……找阿老虎……不，老阿虎。

魯：還好，有一點線索。

馬：（突然坐起）你認識他嗎？你認識老阿虎嗎？

魯：不，我不認識他，我只聽過他的名字，還聽說他是一個有道義的綠林好漢。

白：可是，到那裡去找他呢？

魯：不要忙，待我慢慢想個辦法。

福：呀！我記起來了，門牌是四十三號，不，是三十四，不，一定是四十三號。

馬：馬路呢？

福：……

魯：太平路嗎？

福：不是。

白：勝利路嗎？

魯：不是？

馬：復興路嗎？

福：也不是……我想想看……好像是……呀！我記不起來了。

魯：我可以去打聽，但你記清楚是老阿虎嗎？

福：一定不錯，是老阿虎。

馬：你打聽得到，找回那彩票，我送給你二十萬元。

魯：好！讓我去找吧！你們等候我的回音。（下）

第十二節

（馬志祿、白善忠、阿福、張阿金）

張：（上）各位先生，早呀！

馬：張先生，你早啊！

白：張先生，請坐。

張：聽說馬先生中了彩票，今天變成百萬富翁了，哈哈！

馬：哈哈……

白：張先生的消息真是靈通。

張：並不是怎樣靈通，這樣一件大事，遲早大家都會知道的，馬先生，恭喜

！恭喜！

馬：好說好說。

張：馬先生昨天借我二千元，答應還二萬元的，那末，我什麼時候來取款？

馬：恐怕沒有希望了。

張：什麼？

馬：張先生，你的款恐怕永遠不能還了。

張：怎麼？你做了百萬富翁，難道打算賴我二萬元的債嗎？

馬：不用提了。

白：他的彩票已落在賊人的手裡了。

張：真的嗎？

白：怎麼不真。

張：還可以找回來嗎？

白：或者可以，現在有一位朋友已經追蹤去找了。

張：可知道是哪一個賊偷去的嗎？

白：不是偷去，那張彩票放在衣袋裡，那賊把衣服拿去，還不知道衣服裡面有彩票呢？

張：那賊是怎麼樣兒的？

白：聽說名叫……阿福，叫什麼名字？

福：名叫老阿虎。

張：啊！老阿虎。

福：你認識他嗎？

張：我不認識他，但也給他光顧過兩次了，聽說他是在什麼路的，但警察去搜查時，却查不出什麼做賊的証據，那家人又像是善良的人家，不錯，是在司家各廿五號。

福：呀！不錯，是周家各廿五號。

馬：（大喜）阿福，你和我一同去找老阿虎吧！是他說過你有困難，可找他

幫忙的。

福：好啦，我們馬上去。

馬：張先生，請了。（拿起張的帽戴上，與福忽忽下）

張：馬先生，那是我的帽子呀！（追出）

白：（呆望着三個人遠去）

（幕下）

第一幕

佈景：一個華麗的客廳，旁置一秘密小門。

第一節 （謝燕飛，徐俊俠）

（幕開時，燕飛正在整理什物）

俠： （挾畫衣入） 好險，好險！

飛： 俊俠，什麼事？

俠： 幾乎握警探捉着了。（指畫衣） 幸虧這件畫衣……

飛： 是化裝畫家逃脫了，是不是？

俠： （把畫衣拋在椅上） 對，在一個畫家的家裡化裝，幸而那畫家的僕人還

聰明，幫忙我瞞過警探。將來有機會我要好好地謝謝他。

飛： 人已逃脫了，還要這爛衣服來做什麼？

俠： 事有湊巧，前天有一個朋友託我找一件畫衣呢！

飛：他要畫衣來做什麼？

俠：他是做戲的，剛巧要用一件舊畫衣……這些小事情，不要提吧！

飛：既然你已經給人發現和追踪了，今晚還是不要光顧李新哲的家吧！

俠：（化裝）給我那件藍長衫，快些……（飛遞給藍長衫）你現在去開門

吧！令警局的人可以隨便進來……現在我還要往顧家去一趟呢！

飛：是青島路的顧家嗎？

俠：不錯……我要去取三隻鑽戒回來，再帶你去杭州路，人家越想來捉我們

，我們却覺得快活自由。李新哲萬不會捉到我們。

飛：我真佩服你的本領。

俠：還有一件事，你該把那藥瓶帶去。

飛：這件東西我常常帶在身上，（由袋中取出一個小紙包來）你看，這小

小的東西在五分鐘內能把整間房子裡的人都迷醉。（叩門聲）

你去，誰敲門？（飛把藥放入袋中，再去開門）

第二節（燕飛，俊俠，周小芳）

周：徐俊俠先生可在家麼？

飛：先生貴姓？找徐先生有何貴幹？

周：我姓周，是徐先生約我來的。

侯：啊！周先生，請到裡面坐。（向飛介紹）周先生是名聞四海的紅伶。

飛：（指飛）這位是我的朋友謝燕飛先生。

周：啊！周先生，素仰！素仰！

侯：得到認認謝先生，真是榮幸。

周：大家都是老朋友，不要客氣。

侯：徐先生，前天拜託你的事，有着落嗎？

周：真巧，剛才我得到一件畫衣，你知不知合不合用？（在椅上揀起畫衣

給周。）

周：（接衣）啊！好極了，好極了，真是費你的神。

侯：那裡的話！

周：這兒是二百元，是小意思，請你收下。

侯：我替你用紙包起來吧！（包好畫衣遞給周）

周：謝謝你的幫忙。（出門時與馬碰面）

侯：再見！

周：再見！（下）

第三節

(馬志祿，徐俊傑，謝燕飛，)

馬：

(氣喘喘地入，回顧周一眼) 這裡有一位老阿虎嗎？

俠：

先生找老阿虎有什麼貴幹？

馬：

阿虎先生，我是代表一個孩子到這裡來的，那個孩子借了一件畫衣給你，救了你的性命。

俠：

你就是馬志祿麼？

馬：

是的！

俠：

(和馬握手) 我非常感激你。

馬：

不，我不是要你感激我……我不過想來取回那件畫衣。

俠：

奇了，一件破舊的衣畫，一文錢也不值。

馬：

到底對我却是寶貴的東西呢！

俠：

朋友，你問我無倫什麼東西，我都可以給你……

馬：

我要的就是那件畫衣。

俠：

這事我辦不到，我已把它送給別人了。

馬：

送給別人？

俠：就是給方才那位先生。

馬：（怒）你不應把它給別人呀！

俠：我那時怎能料想到這樣呢？我想他去還未遠。

馬：我就趕快去追他回來。（匆匆下）

第四節

（徐俊俠，謝燕飛，魯清新）

飛：那個瘋子是誰？

俠：是一個畫家，就是那救我性命的畫衣的主人，不曉得他爲了那件畫衣，

怎麼會那樣子慌張。那件畫衣可有什麼特別，你注意到沒有？

飛：沒有。

俠：真奇了，一件破舊的畫衣怎值得那樣張惶。

飛：不要管他吧！現在時候不早了。

俠：（取帽和手套）是，我立即往顧家去，回來再引你出門。如果你能打聽

一些關於李新哲別墅的事……

飛：好，（開暗門）由這裡走，比較妥當些。

俠：哈哈！剛才一位算命先生說我今天不利……

飛：哈哈！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話怎麼可信呢！

俠：只是迷信罷了。（正想由暗門出）

魯：（由正門上）老阿虎，有一句話……

俠：（立在暗門前）啊！不好了。

魯：不必驚惶，我來並無惡意。

飛：啊！

魯：我來請求一樣東西。

俠：一件畫衣？

魯：奇怪，你怎樣知道的？

俠：我現在有一件非常緊急的事，一切的事，你可以同我的秘書商量。（由

暗門出，燕飛隨後把門關上）

第五節

（謝燕飛，魯清新，馬志祿）

魯：那件畫衣呢？

飛：什麼畫衣？

魯：那件徐俊俠所說的畫衣……（興奮）我正萬分需要着它哩！也許還有

人要奪去哩！

馬：（疾步由正門入）啊！魯清新，你也到了這裡……

魯：（怨恨）你比我來得更早……

馬：早得很呢！……（向飛）你，先生……你，老友，你不知道那個……

那個……我到這裡所見到的那個……

飛：請你放心……我知道你救了徐俊俠的性命，我一定盡我力量幫你忙的。

馬：多謝！不多時前，有一個人在這裡，徐俊俠把我的畫衣送了給他。

魯：畫衣已給了別人嗎？

馬：不錯！送給別人了。

魯：那就沒有辦法了。

飛：（奇怪而關心地）啊！

馬：我去追他，可是，已不知去向了。

飛：我記得……但我不過頃刻之間見了他……他在給徐俊俠說明自己的由來

之前，欲我離開這裡，我就出去了……年紀約在四十歲左右，帶着湖南

口音。

馬：真是……湖南口音……我也聽見的。

飛：這樣講來，那件畫衣不是俊俠的麼？

馬：那是我的。

魯：（大聲）是我們的。

飛：袋裡有什麼東西。

馬：不……沒有什麼。

魯：（大聲）沒有什麼。

飛：你們錯了，不信託我……我有件東西，也許能使你們見那個湖南人。

馬：（急問）什麼東西？

飛：你們不信託我，我也不信任你們。

馬：老實講，在畫衣的右袋裡有一張彩票。

飛：哈哈！贏得多少呢？

馬：……

魯：一百萬元。

馬：那末，那件東西呢？

飛：什麼東西？

馬：方才你說的那件。

啊！……（由袋中取出錄象）是一隻錄……是那湖南人還給我的……

魯：還給你的？

飛：（激昂）老實說，我不是要偷人家的東西，我不過設法得還我祖宗的財產罷了。

魯：你的祖宗？

飛：我現在雖然落泊，可是，還是有錢人家的弟子，我的祖宗曾做過一等大官，我的家產都喪失了，我現在無論如何要設法得回來。

魯：那末，給我這錄吧！（查閱）這是一隻上等的錄。

飛：可值許多錢呢！

魯：人名……這裡有一個周字。

飛：一定是周公了。

馬：周公死了二千多年了。

飛：那末，……周……周……張飛……

馬：胡說……

魯：（繼續看錄）讓我看個周到。

飛：呀！是了，是了，周到，周到，那個湖南人一定叫周到。

魯：後蓋上還有字哩！

馬：瑞士製造……是不是啊！

魯：不……「陳××送。」

飛：那末，更加值錢了。

魯：陳××會給誰送錶呢？

馬：你去問他自己。

魯：我要說，是「給那種人物」去送錶呀！

飛：一定是給省主席了。

馬：不錯，我還敢說，省主席中湖南人只有××省主席一人……諸位，再見

，我去見××省主席……

魯：且慢！……我認識××省主席，他不是湖南人，他是山東人呀！

馬：那末，是我記錯了。

飛：而且一個省主席要一件破舊衣做什麼？

馬：真是，要來做什麼？

飛：只有一種人肯賣這許多錢去買破衣服的。

魯：做戲的人。

飛：不錯。

馬：（狂喜）一定是那個做戲的人！哈！周……周……

魯：（忽然）呀！有了，有了。

馬：什麼事？

魯：報紙……快些……今天的報紙。

飛：（由台上取報）耶！（各人急唸）

魯：找到了，（讀）周小芳……

馬：（喜得跳起來）周小芳……周小芳……

魯：馬志祿，不要這樣吵鬧！

馬：我不能克制自己，周小芳，周小芳。

魯：（讀報）馳譽藝壇的周小芳，今日下午由穗起程，前往上海表演。

飛：他既然今日下午動身，就該快快去見他。

馬：不曉得他住在什麼地方？

魯：我們可以問問戲院。（向門口走去，同時門開了，徐俊俠上）

第六節（徐俊俠及前人）

俠：（關門向燕飛）算命先生說得有理。

飛：什麼事？

俠：我們已是籠中之鳥，没法逃生了……警察們已把這屋圍得水洩不通。

飛：（驚）那條暗道呢？

俠：也有人守住了……李新哲在今日果然得了勝利，各人自己設法逃生吧！
（脫了外衣，拋在馬志祿頭上。然後疾步由左邊第二門出）

第七節

（魯清新，馬志祿，謝燕飛，偵探長，三名警察，徐俊俠）

魯：他說什麼？

飛：他說我們已無法逃生了。

馬：（把俠的外衣拿在手中）什麼？設法逃生！

外邊：快些開門。

飛：我不信暗道已……（走到暗道門前，門開處，走出偵探長）

探：暗道已把守得很嚴密了。

飛：我們已在籠中了。

外邊：快些開門，不然打進來了。

探：（開門）不必，不必。

馬：我們就在這裡束手被捕？

魯：有我在，你不必張惶。（三個警察由門入）

探：現在終算捉住你了。（指馬）這個是徐俊俠，他想藏匿自己的外衣，

可是已來不及了，現在還在他的手中哩！

馬：你們都是瘋子。

飛：我們這樣的人，難道會……

探：啊！我們知道徐俊俠那班盜黨，有時還會穿着最時髦的衣服呢？（向第一個警察）你去搜查屋子。

甲警：是，（從左邊第二門下）

魯：（鎮定地上前）你是警察局長？

探：不，我是偵探長。

魯：好！偵探長，須知我是大衆日報的編輯。

馬：我是一個畫家。

飛：我是他們的朋友。

馬：呀！不是，不是。

飛：（用力）是！

魯：老實說，我們是正當人物。

飛：特別是我。

馬：不，不，偵探長，他是賊。

飛：（怒）賊是這兩個，正當人是我。

探：（向警察們）你們把這些人都拘留起來，送他們上警察局去。

魯：大衆日報後來會說明……

探：你去向警察局長分辯吧！（探和別二個警察，把三人捉住，外邊好似還有別的警察狂叫聲）

探：走！（三人雜亂地由正門下，第一個警察由左邊第二門上）你到處都看過了麼？

甲警：是！

探：（向化裝做警察，由左邊第二門上的俊俠）你呢？

俠：我連床下都看過了。

探：也許有人逃去了……但我們已捉到徐俊俠，這個是最緊要的。

探：我們去吧！（探長和甲警由正門下，俊俠隨後把門關上，除去警察的裝束，坐下燃煙狂吸）我的職業真好！

第三幕

幕下

佈景：警察局的內廳，貼近拘留所。

第一節 (偵探長，三個警察 李新哲)

(開幕時，三個警察在後邊正中台旁玩牌，左邊桌旁，探長正在用早膳，面前放着幾碟菜)

甲警：好牌，好牌！

乙警：(搖頭) 啊喲！啊喲！

甲警：愛司，一對！哈哈！

乙警：倒運，今天又要做李新哲。

丙警：什麼？今天又要做李新哲？

李新哲是個倒運人，做李新哲就是倒運的意思。

甲警：到底徐俊俠終於給我們捉到了。

李：(他是不多時前進來的，頭上還帶着帽，怒視警察們) 你們在那裡幹甚麼？……在警察局裡賭錢。

三警察：(起立) 慚愧，局長先生。

李：你們發瘋了。

甲警：局長先生，前天你叫我們去描賭時，由賭場裡帶了這副牌回來……現在借以消遣消遣吧了。

李：快些拿去燒掉，（甲警聽令拿出）恰巧今天總局長要來調查，你們却在這裡玩牌。

甲警：真的嗎？

李：真的，現在總局長正領了一位著名的美國偵探往各分局巡視。（見探長早膳食餘的東西）臘腸，鷄蛋，燒肉，探長先生，你想這裡是飯館麼？（在局長入來時已立起來）局長先生，今天為捕捉徐俊俠的黨人，忙了一早晨，連吃早飯的時間也沒有。

李：啊！徐俊俠的黨人？現在在那裡？

探：就在這裡。

李：這裡？

探：（昂然地）不錯，在這裡。

李：呀！今天我不知交了什麼好運，那末，那個老阿虎？

探：徐俊俠已在我們手中了，還有二個同黨哩。

李：（喜笑若狂）真是意想不到。

探：被捕者中有一個……

李：不要講，不要講，等我嘗足了此刻的快樂後再講吧！今天喚賣晚報的孩

子，一定要喊！『徐俊俠被捉，李新哲大顯神通。』呀！這事把我做局

探：長以來的苦處都補過了，我想立即訊問徐俊俠。

李：局長先生，有一件事我該告訴你，他們之中有一個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探：什麼？

李：他自認是大眾日報的編輯，是被我們誤捉的。

探：呸！一派胡言。

三人之中要算他是最漂亮，他給我一張卡片，倘若真是他的，分明是我

李：們誤捉的了。

（讀名片）「大眾日報編輯魯清新」噫！……叫他到這裡來，這樣的人

探：是不好惹的。

（開左邊第一門）喂！……你，你，着漂亮的衣服的（燕飛出）別的

兩個再等一下。（關門）

第二節（李新哲，謝燕飛·偵探長）

飛：局長先生。

李：（坐在自己台前）你就是魯清新麼？

飛：不錯……我可以坐麼？

李：請坐！

飛：多謝（坐）我當即給你宣佈，我對於你並不懷什麼仇恨，這種誤會是

很可原諒的，不過，如果事情長此下去，那末恐怕於局長先生有些不利。因為這事和報館有很大的關係。

李：（恐懼）對不起。

飛：我還沒有講完哩！大眾日報打聽消息比較官方還要靈通，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這回我不是先到了好久。在二點十分我探到了老阿虎的家，二點一刻你的警察就把那間屋子圍住。

李：（自喜）這事講得真不錯。

飛：局長先生，你的功勛決不會因為把我當作徐俊俠誤捉了而稍減的。（笑）我覺得真有趣……我重新給你說，倘若你即刻釋放我，當然你不會受到絲毫損害。

李：（很侷促）我……我原是可以即刻釋放你的……不過，你該原諒我，這事現在已不可能了。

飛：毫無憑証，當即釋放我，自然沒有一種理由的……那！……（取出魯清

李：新的皮！子來）這張就是我的手槍護照，這張就是記者公會的會員証：好，好……不必給我看了……

飛：這裡還有新聞記者的憑証，裡面還有我的相片……

李：夠了，我不要看……

飛：（強着）請你查閱，這是我的相片呀！

李：請你不要再來取笑吧！我一定不要看，我還求你原諒我。

飛：我不但原諒你，我還要恭賀你哩！夾因為你已把賊魁捉着了。

李：（滿面喜色）徐俊俠和他的同黨。

飛：一定不錯！

李：呵！魯先生，我做局長以來，今天還是第一次沒有辦錯事，不知你肯在

貴報上給我聲明嗎？

飛：我一定盡我的力量。

李：我應該加速恢復我的名譽。

飛：我該寫一篇論及局長先生的文字，這樣人人都稱頌你，這是應當的。

李：（喜極）啊！真是感激不盡。

飛：這篇文字的題目是：「精明能幹的警察局長李新哲。」

李：（喜極）啊！

飛：不過我該問局長幾件事……寫文字先要有資料。

李：（講自己的身世）我是在上海出生的……

飛：（在台上取紙）不，這是無關的……我所要知道的是局長日常生活的情形……局長有鉛筆麼？

李：有！（由袋中取出一枝真金活動鉛筆給他）

飛：多謝你。

李：我住在湘益路。

飛：一年四季長住在那裡的麼？

李：呀！不……夏天的時候在芳村，那裡還有我的別墅呢！

飛：（一壁寫）很好，很好，在芳村還有別墅，我一定要提及它的，那裡有
沒有狗呀！

李：沒有……我的妻不愛狗。

飛：（高興）冬天你不在那裡，不是很不妥的麼？

李：那裡有一個看門的。

飛：單獨他一人麼？

李：不錯，祇他一人。

飛：先生既然做了局長，自然没人敢……

李：理所當然。

飛：很好！很好！……還有……那裡的傢俬呢？

李：都是貴重而且美觀的東西。

飛：沒有其他貴重的裝飾品了麼？

李：呀！有，有……但是這樣的事會引起讀者的興趣麼？

飛：當然囉！……民衆對於大人物的日常生活是非常喜歡知道的。

李：至於其他貴重的物品，是一隻擺鐘。

飛：（繼續着）在客廳裡嗎？

李：啊！在客廳裡還有一張價值三萬元以上的古畫。

飛：很好，很好，沒有別的東西了麼？

李：值錢的東西，沒有了。

飛：多謝你！（把鉛筆放入自己袋內）

李：對不起，請你還我鉛筆。

飛：啊！習慣成自然，請你不要見怪，你給我這許多資料，我很感謝你。

李：笑話，是我該感謝你。

飛：不……是我該感謝你

探：（由左邊第一門上）兩個犯人要求局長詢問。

李：叫他們進來，但是你該看住他們。

探：請局長放心。（由左邊第二個門叫警察）

飛：三點五十分，我要走了。（微笑）除非……

李：請你不要再來嘲笑我吧！無論那扇門，都給你開着，（開正門）先生

再會

飛：（握手）多謝！……時候不早，我該如賊般快走。（李陪他下，同時

探長已由左邊第一門領馬魯兩人上。三個警察在椅上坐着。）

第三節（探長，馬，魯，三警察，局長）

魯：（最先上，怒）夠了……關在這臭房子裡三個鐘頭。（向探長）呀！我

老實給你講，我一定不饒李新哲的。（馬志祿隨後上，衣服皺亂，精

神疲倦）

馬：（苦著臉）肚餓呀！……已是下午四點了，肚中還是空空的，今早吃了

些稀粥……至今什麼沒有食過。

魯：現在不要想食的時候，我們正交著好運哩！

馬：我肚餓。（對話時，看見探長吃剩的東西，就坐下來吃。）

魯：（激厲向探長）我要和局長講話。

李：（復上）局長就在這裡。（坐在自己台旁）

魯：局長先生，你的部下真是像驢般蠢。

警察們：（起立生氣地）喂！你講什麼？（因了局長命令，才氣平。）

魯：不由分說，把堂堂一個報館編輯拘留，真是豈有此理。

李：（諷刺）呀！你是一個報館編輯！

魯：我就是魯清新，大眾日報的編輯。

李：（諷刺）魯清新？你當我是個糊塗蟲麼？

魯：不是。

李：那末，不要囉嗦了……你剛才巧遇見一個報館編輯，就想冒充他來哄人

麼？

魯：（奇）我？

李：（厲聲）不必多講……你們兩人答我的問話……（瞥見馬志祿在吃東西

）你的同黨在那裡做什麼？偷吃嗎？

馬：我肚子餓極了。

李：好理由，來。

馬：是！局長先生。

魯：（向局長）你究竟要把我當作什麼人呢？

季：徐俊俠和他的同黨。

魯：豈有此理；我早已經給你說了，我叫魯清新。

季：你還要講？

魯：（原想取出自己的夾子，不料取出燕飛的紙包來，把它投在局長台面上）你看，這是我的皮夾子……你打開一看自會明白的了。

季：（打開小紙包，拿出一張紙來讀着）「迷魂藥」。

魯：（驚惶）什麼？

季：（繼續讀）五分鐘內能把全室的人迷醉，徐俊俠。這張就是證明你是盜匪的憑據。

魯：（注視馬，他已回到台上吃東西）那個可惡的謝燕飛，把我的皮夾子換去了。

季：啊！這件東西我也知道……這是旅店裡的扒手，新近發明的，祇要從鎖匙孔吹進去就能把室中的人迷醉。

魯：（一味搜袋）無疑的……是被他掉換了……

季：（見馬還在吃，怒極）你還在吃嗎？

馬：我肚子餓極了

李：你吃了這麼久，也該吃飽了。

馬：不錯，現在我覺得有點力量了，隨你問吧！

李：不要響，（向馬）告訴我你的姓名，職業？

馬：我姓馬，名志祿，畫家。

李：（諷刺）呀！你也不肯自認是徐俊俠嗎？

馬：（很溫和）不，我不想……我的姓名是馬志祿，馬是最好的姓，志祿確

不甚好，倒也不錯。

探：這個犯人真倒運……他想自稱是馬志祿來哄局長，恰好馬志祿是我所認

識的。

馬：真的嗎？

探：自然真的……馬志祿是一個畫家……一個……出名的畫家，他看着一個

小孩的頭能畫出一朵花來。

馬：那末，我不是馬志祿了嗎？

探：萬萬不是，你那時手中還拿着那件外衣，明顯你是徐俊俠。

魯：（向馬）朋友，申辯是無用的……局長先生，我有話要問。

李：快說，以後不許再講。

魯：我見你這般固執，硬說我們是盜黨，我要求叫一個我們的朋友來，就是

白善忠。

探：已有人請他來了。

魯：多謝……直至他沒有到這裡，你儘管當我們是盜黨好了。

李：你們終於承認了。

魯：萬萬不是！

甲警：（急步上）總局有電話來。

李：呀！

甲警：在侍見室內，有局長的秘書想和局長談話。

李：我說來，（向魯向馬）你們在這裡等着，我在送你們入監之前，還該

勸說你們。

馬：（苦喪着臉）入監？

李：探長，好好地看住他們。（由左邊第二門下，警察隨後出）

第四節（馬，魯，甲警和白善忠）

馬：愛呀！還要收監呢！
魯：不要失望，放心吧！

馬：我怎能放心得下？周小芳今晚就要往上海去。

魯：白善忠會設法救我們出來的。

馬：方才我肚子餓，連那百萬元都不想了，現在吃飽了，又生起憂愁來了，
唉！彩票！

甲警：（由正門帶白上）白先生，請進。

馬：（喜）白善忠。

白：啊！……你們已被拘留了……這都是想發財的好處。

魯：馬志祿一張憑証都沒有，我原是有的，但已給人家偷了，你曾帶什麼憑証來嗎？

白：是！……不知道你們怎會被拘留的呢？

馬：警察們圍住了徐俊俠的家……

魯：我那時恰巧也在那裡……

馬：這樣他們把我們也捉來了。

白：自作自受，那件畫衣呢？已經找到了麼？

馬：唉！不消說起……這事誰也夢想不到，畫衣現在一個戲子身上。

白：戲子身上？

魯：是一個名叫周小芳的。

白：啊！我也認識他。

馬：他今晚要往上海去了。

白：他把外衣帶走嗎？

馬：呀！不……希望你救出我們來，在他動身之前還可見見他。

白：且慢……倘若你的朋友中有人先得到那件畫衣，你肯給他二十萬元麼？

馬：一定的，這早已講定了。

白：那麼，對不起得很，我暫時不能救你們出來。

馬：（愕然）什麼？

白：如果我救你們出來，誰能保我先得那件畫衣呢？

魯：你這人真沒良心！

白：我也知道……但是……

第五節 （李新哲，前人）

李：（入）快些！總局長就來到了，這位是誰？

魯：他是我們的朋友。

馬：他還有我們的憑証哩！

白：（重聲俯首）一派胡言。

魯：啊！沒有良心的東西。

李：（向魯、馬，得意地說）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白：現在我就告辭。

李：我也應該去等候我的上司。

魯：（當局長往裡走時，向白）多謝你的好意。

馬：你好像已變成一隻殘忍的野獸了。

白：殘忍的野獸？……也許是的，但是，馬志祿，你決不會後悔的，我給你

取回那件畫衣和袋中的彩票，兩小時的監獄算得什麼？再會吧！（隨局長及甲警下）

第六節（馬，魯，探長，警乙、丙）

樣：現在該把這兩個犯人送進監房去……（見台上吃剩的東西）這種東西給總局長見了是不大好的。（分二次，把碗碟搬往隔壁房裡，祇留胡椒粉在台上，乙警和丙警在台後部玩牌，馬魯兩人低聲談著。）

馬：沒有辦法了。

魯：還不算絕望哩！（由局長台上取下燕飛的小紙包來）

馬：你想做什麼？（受了刺激地）你想……

魯：由隔壁監房的鎖孔內把整個警局的人都麻醉了。

馬：（惶懼）倘若後來捉住我們……要判處無期徒刑的。

魯：什麼無期徒刑，至多是二十年的監禁。

馬：我身上已出汗了。

魯：開窗!!!

馬：爲什麼開窗？

魯：窗開著是不行的。

馬：用散發的方法嗎？

魯：是……拿那胡椒來。

馬：怎麼？

魯：（指台上的胡椒粉）把胡椒粉撒在空中。

馬：（恐懼地把胡椒粉一撮一撮的撒在空中）監禁，至多是二十年監禁。

魯：夠了。

探：（上）你們……（開門）請你們到這裡來，（打噴嚏）我傷風了。

魯：（由左第一門入監）好了。

馬：（隨後）爲得這筆橫財，要受這麼多苦。

探：（開門後，放鎖匙入袋）鎖匙還是我自己收藏吧。

第七節（探長，三警察，周小芳）

甲警：探長先生，這位先生想見局長，（打噴嚏）啊啾！……（自言）

我傷風了。

探：局……啊啾！局長！有……啊啾！有事，但是……啊啾！有我！

周：（手中帶着第二幕所用的衣包）今日一天在外，現在我才發覺不見了

隻金錶（打噴嚏）我是來報案的。

探：這很容易。

周：捉拿竊賊。

探：那就大容易了。

周：啾，啾呀！後天不能唱戲了。

探：（向警乙）你領這人到秘……啊啾！書室去……

周：（衣包）這包東西放在這裡妥當嗎？

探：請你想下，警察局裡不妥當，那裡更妥當呢？

周：是件貴重的東西，啊啲！

探：請你跟這警察去吧！

周：多謝！……啊啲……（停步而唱歌二三句）呀！我早已料到了，嗓子

啞了。（甲警陪他由右邊第一門出，後復入，往觀玩牌）

第八節（探長、三警察、魯、馬、周小芳、局長）

探：奇怪的氣味，好似從那邊來的。（指左邊）你們沒有嗅到嗎？（坐下）

甲警：噯！……

探：一種氣味！……我要睡了，恐怕是傷風的緣故。

甲警：（坐下）我也覺得很不舒服。

探：（合眼）傷風，一定是傷風！

甲警：我好像看見我們鄉下出會……鑼聲鼓聲震天價響。（熟睡）

探：不錯……不錯……我也聽見鑼鼓聲……啊！這麼多人……都在團團轉着

……（熟睡）

乙警：（在台後）呀！

丙警：噫！（兩個都臥倒地上，左邊第一門輕輕的開了，魯和馬上）

魯：謝燕飛這人真有本領，一切都想得周到……

馬：人人都熟睡了。

魯：我們快些走吧！（疾跑過台，由正門出，馬隨後，忽止步而視衣包）

馬：呀！你看！……這好似是畫衣的衣包……（打開紙包）

周：（由右邊第一門上，一見馬）這畫衣是我的。

馬：是我的。（穿一袖）

周：（急穿另一袖）我的，是我出錢買的。

馬：（迷醉）是我的。

周：（迷醉）是我的。（兩人同時倒在地上）

李：（急忙地上）總局長快到了。（回顧）呀！出了什麼亂子？這是麻醉

藥的氣味。（急去開窗）呀！可惡的東西……這可怎麼辦？

幕後：總局長！

李：（急往門口迎接行一個深鞠躬）總局長先生，請進！

幕下

第四幕

佈景：一個陳設頗爲講究的書房。

第一節 (周小芳，醫生，阿大)

醫：(開幕時，小芳在床，身披外衣，頭包一方手帕，醫生正在開藥方)你覺得迷醉的狀態爲時並不久嗎？

周：差不多半小時，我醒來已在床上了。一定是李新哲局長送我回來的。

醫：很好！

周：醫生，今天真是倒運，遇見了一個惡鬼，在老阿虎家偷了我的金錶不算，還在警察局裡把我醉倒，偷了我的畫衣。

醫：豈有此理！

周：這些事使我無明火起三大，枉費了許多時間……七點五十分我該動身，三隻箱子只預備了一隻。

醫：一刻鐘後你就可以起床了。

周：你想我就能好的嗎？

醫：我敢担保。

周：可是，我覺得腹中作亂，想嘔哩！

醫：這是麻醉性未過的緣故。

周：而且頭顱好像在轉……轉個不停……

醫：這是當然的事，麻醉常會引起許多小的不舒服。

周：什麼不舒服？

醫：我認爲一個受了麻醉的人，兩天內，時時覺得自己變了兩個人。

周：醫生，怎樣的一回事？

醫：他自己在向自己笑，自己和自己講話。

周：呀！我的天，這樣的病，我真不願受。

醫：還有，經一星期之久，失了他的記憶力。

周：倘若我也這樣，怎可唱戲？

醫：但你身體強健，一定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周：如果萬一不幸……

醫：可以把腦袋放在冷水裡。

周：呀！可憐我呀！

醫：我給你這張藥方，你叫人到藥房配好，每日喝兩茶匙，或三茶匙……或十二茶匙……那是沒甚關係的。

周：多謝！（嚮鈴，醫生由正門下，由廚門走出阿大）我的阿大呀！你給我泡壺茶來，把窗簾拉下，我想休息一會兒。

大：

周：麻醉藥令我聲都啞了。

大：是！聲都啞了。

周：呀！可憐我已經成了啞吧了！（阿大拉下布簾）

第二節（白善忠，前人）

白：（由正門上）先生，對不起。

大：（鎮靜）誰呀？

白：是我，白善忠，快要改得博士的醫生，你是誰？

大：啊！有趣，我是這屋主人的家人……

白：我正想見你……

大：見我？

白：見你，託你給我通知周小芳先生一聲。

大：周先生不見客，（小芳高聲唱歌）他身子有些不舒服，已經睡熟了。

白：他睡着高聲唱歌的麼？

大：總而言之，他不願見客。

白：老兄，我給你一元鈔票好嗎？

大：五元的更好，但一元也不壞。

白：一句話已明白了。哪！五元。

大：你暫在廚房裡等一吓，我自會來叫你。

白：在廚房？

大：是！應該這樣。

下）那末，就聽你便吧！不要忘了，白善忠，未來的醫學博士。（由廚房門

第三節

（阿大，魯清新，周小芳）

魯：（上，見白的背影）對不起……那人是誰？……
大：是我的親戚。

魯：啊！真好運，一來到即遇着了親戚。

大：你是誰？

魯：魯清新，大衆日報的編輯。我即刻要見周小芳先生。

大：周先生不見客。（小芳高聲唱歌）身子不好……睡着了。

魯：（狂叫）睡了？該叫醒他，（高呼）周先生。

周：誰？什麼事？

大：這位先生無論如何要見你。

周：阿大，你去吧！（阿大從對門下）

魯：我叫魯清新，大衆日報的編輯。

周：新聞記者？

魯：是出名的新聞記者。

周：喂……你就是叫我做「破茶壺」的人麼？

魯：不，不是我。

周：這裡的新聞記者在報上譏笑我，我定着決不接見他們。倘若他們來時，

我就三拳兩腳把他們打出去。

魯：可是我一向都佩服周先生的演技，請聽我吧！

周：我不聽……我唱……是別人該聽我呀！

魯：我問你要……
周：一記耳光麼？
魯：不……我問你要一張彩票。
周：你不要來嚙噬我吧。（向右下）

第四節（魯和白）

魯：白善忠在那邊房裏！他一定會接見他，因為他不是新聞記者……沒道理的東西……忘恩負義……反得着勝利！呀！理該不是這樣！難道沒有辦法了麼？（忽然想得什麼，走向廚房，裝着小芳的口音。叫道）白先生，請進來。（急忙躲在布簾後）
白：（上）誰叫我？
魯：我，周小芳。
白：呀！周先生！不唱了麼？好！讓我給你說明我的來由……
魯：我病在床上，很不舒服。
白：不要緊！你好似有一件綠色的畫衣……
魯：不錯！……今早在老阿虎家買的。

白：不知你肯給我五分鐘看看那件畫衣服？

魯：很願意。

白：（喜）多謝！

魯：不過！……真對不起……我把那件畫衣放在……

白：什麼地方？

魯：中央公園的老虎籠裡。

白：老虎籠裡？

魯：是！……那是我在英國表演時人家送給我的……我把牠送到此地的中央

公園裡，每次我路過這裡，必去見牠。

白：在籠裡？

魯：當然！今早我到過那裡，畫衣就忘下放在了籠裡！

白：這真討厭至極了……還要到中央公園去才可以得到那件畫衣。

魯：非但是中央公園，還該到籠裡去。

白：（自言）我叫看虎的人進去。（戴帽急由正門下）

周：（由右上，只穿褲，手中執着馬志祿的畫衣。）我幾乎忘記把這件畫衣

放入箱內。（放在其餘的衣服上）

魯：（在帳帷後還想和白講）請你不必再來，我誰都不接見，我身子不舒服

周：（惶恐）呀！……這是我哩！……是我變成兩人了……呀！麻醉藥！

魯：（探首仰望，初時不看見小芳）他已走了！……（高聲唱着由帷後走出，一見小芳在左右，嚇得慌忙向帷裡攆）

大：（上）周先生，箱子已預備好了，可以搬下去嗎？

周：箱子？

大：是呀！省得後來趕不及。

周：箱子？趕不及？

大：你有什麼事？

周：阿大，你聽見嗎？

大：誰？

周：周小芳，我聽見他說話。

大：你已發瘋了。

周：不，不，我變了兩個人呀！……這是麻醉藥的效驗。

大：那末，箱子的事，後來再講吧！

周：是！等我來……呀……好像已過去了……我還要等打鋼琴的人哩！你見到他時，叫他到這裡來，我有些音樂書要交給他。（阿大下，小芳一聲裝箱，一聲唱歌）

第六節 （白善忠和周小芳）

白：（由正門上）他還在唱個不休呢！……

周：（只管唱，一見白）噢！你有什麼事？

白：老虎已把那件畫衣吞入肚了。

周：什麼老虎？什麼畫衣？

白：在籠中連畫衣的影子都不見了，我當然是站在籠外看的。

周：你究竟是誰？叫什麼名字？

白：這可奇了！不久之前你還知道……我叫做白善忠。

周：你有什麼事？

白：我想向你要今早在老阿虎家裡所買的那件畫衣。

周：那是萬萬不可以的。

白：那末，你為什麼叫我到中央公園去呢？

周：我？

白：是……你不記得了麼？不久之前……我向你耍那件畫衣；你說在中央公

園的老虎籠裡。

魯：（驚奇）籠裡？

白：不錯，老虎籠……那末，我自然……

魯：（驚奇）夠了！（緊執畫衣）這一定又是麻醉藥性發作了……來，我去把頭放在冷水裡……我覺得很不好，快走，外衣是我出錢買來的，誰敢動手？（穿外衣）就是睡覺我也要把它穿著……呀！我覺得身體不行了（下）

第七節（白善忠，魯清新，阿大，馬志祿）

魯：（從帷裡走出來）這裡該是沒人了。（見白）不……還有人……中央公

園太近，（急入帷後，裝着小芳的聲音）白先生

白：（轉視）奇了！誰叫我？

魯：那件畫衣，我不是放在老虎籠裡的……是放在愛群酒店八樓的帳房裡。

白：（不奇而疑）真的？

魯：白先生，你快去取吧！

白：好，我就去！

魯：白先生！你已去了麼？

（白不答，魯恢復原聲）他已去了。（由帷後

出，和白撞個滿懷）呀！原來沒有去。

白：豈有此理！你已出監了，我費了許多心血，叫你留在監裡……却給你逃了出來。

魯：你這沒良心的東西，只知欺弄人家。

白：馬志祿呢？也出監了麼？

馬：（由正門上）由監獄的病房出來了。

白：呀！警察局看守犯人真不行！

馬：我醒來，已在醫院的病床上，一個男看護叫我做哥哥！

白：你有弟弟？

馬：是同胞弟弟。

魯：他幫你逃走的麼？

馬：當然！我們不要去講它吧！晝衣呢？

白：在周小芳的身上。

馬：你們去找周小芳來。

白：我叫他來。（搖台上的鈴）

第八節（前人和阿福）

福：（上）有人嗎？啊！

衆人：啊！你怎會到這裡來？

福：我受了周小芳的聘請，做他的鋼琴師……今晚七時五十分，該同他一齊

起程往上海，你們呢？

馬：我正在找尋我的畫衣。

福：在老阿虎家裡沒有尋到麼？

馬：什麼？你還講老阿虎？

福：今早自從你們走後，我沒有再見過你們。

馬：我的阿福，若果你知道……

福：你遇了什麼事？

馬：還是講那些未曾遇到的事更好哩！

白：說來真不易相信，經過九曲十三灣，我的畫衣還在這裡。

福：奇！在這裡？

白：在周小芳身上。

福：那末，你們問他要呀！

第九節（前人，阿大，周小芳）

大：（上）

馬：我給你五元茶資，替我請你的主人出來。

周：（上，身上穿着畫衣）喔唷！現在覺得好些了。（見三人）

大，這是什麼一回事？（向馬）你這魔鬼！

馬：你說什麼？

周：這些都是你的同黨，這回一定不是麻醉藥作怪了，是你這惡鬼在捉弄我

魯：對不起，我們是正當的人。

白：我是他們的好友。

周：呀！你不是由今早起，常在追隨我，捉弄我麼？

馬：我不是追隨你……是追隨我的畫衣……

周：你也要那件畫衣？畫衣袋裡有什麼東西？

馬：袋裡有一百萬元。

魯：糟糕！

白：你的舌頭太長了。

周：一百萬元？（搜袋）

馬：不錯！

周：難道我是犍子？

馬：

不錯，但這是無關重要的，我追隨我的畫衣，已有五個多鐘頭了……在老阿虎家看見它，在警察局裡拿着它，却被人拘留，挨餓受餓……不知嘗了多少辛苦，終於到了這裡。現在我只要那張彩票。

周：

（由袋中取出念）二七二七〇九。

三人：

給我。

周：

且慢！倘若這張彩票真的贏得一百萬元，我不能立即送給你們。

馬：

但是它是我的，我敢發誓。

周：

不要吵，對誰我也不信任。

馬：

（走前）我要我的畫衣。

周：

不。

馬：

畫衣？

周：

我一定不給你。

白：

那末，我們只有用武力了。

周：

呀！豈有此理，難道我過了強盜麼？看鎗！（取出手鎗恐嚇）

三人：

喔！（後退）

福：

（拉三人下，輕聲說）你們在下邊路上，望着這個窗口吧！五分鐘後，

我把畫衣拋下去！快去吧！（三人下）

第十節（阿福和小芳）

（默靜半响）

周：（向阿福）你是誰？有什麼事？

福：我？我是打鋼琴的，此來應你的聘請。

周：好！這些就是曲本。

福：（自言）畫衣還在他身上。

周：你打鋼琴多少年了，看你還這樣年輕！

福：可以說，我一出世就學打鋼琴的。

周：我很快樂，得有你這樣年輕的鋼琴師。

福：我也很快樂。

周：你做一位名伶的鋼琴師，不覺得光榮麼？

福：誰是名伶呀？

周：就是我

福：呀！很光榮。（走近小芳身旁，幾乎和畫衣接觸）像你這樣的紅人物

，爲什麼不掛勳章呢？

周：

我不想太張揚。

福：

七點五十分我們動身麼？

周：

不錯。

福：

（看箱）但你還未預備好箱子呢？

周：

祇有那一隻箱子未曾預備。

福：

該急速預備，我幫助你好麼？把衣物交給我，我來放進箱裡。

周：

啊！真好！難得你這樣熱心的人。（授衣物）

福：

（裝箱後）沒有別的了麼？

周：

沒有了。

福：

畫衣呢？

周：

什麼畫衣？

福：

你身上穿的畫衣，難道你穿了這件破畫衣出門麼？可以放在這裡！

周：

不錯！（由袋中取出彩票，啣在口中，正想脫畫衣）

福：

（自言）彩票！

周：

（改變主意，重新把彩票放入畫衣袋中）不，我自己放在我的手提箱內，

福：

（自言）一場空歡喜！

周：小心不要掉了曲本，我們在碼頭再會！（見阿福凝視着畫衣）小朋友

，你看什麼？

福：我正看這畫衣，我以爲肘部太破舊了。

周：是！後來我再叫人修補。

福：（假裝大驚）啊呀！不好了……

周：什麼事？

福：蜈蚣！……一隻蜈蚣在衣領上慢慢的爬着！可怕呀！噫！

周：（急脫畫衣）啊！快來幫助我！

福：（取了畫衣，急往窗口拋下）現在總算到手了。

（幕下）

第五幕

佈景：與第一幕同。

第一節（魯清新，張阿金）

魯：（坐在椅上，聽見叩門聲）誰呀？進來。（見張上）呵！原來是老張

張：（上）早呀！魯先生，沒有別人。

魯：一個人也沒有。

張：馬志祿出去了麼？

魯：不，他還睡着呢！

張：我特來取回我的二萬元。

魯：呀！我早已料到了……可是不瞞你說，那二萬元還一無着落呢！

張：那末，那件畫衣呢？

魯：還不知落在何人的手！

張：真是萬想不到……

魯：初時周小芳不肯給我們……幸有阿福幫忙……果然五分鐘後，那件畫衣

在窗口出現了。

張：窗口？

魯：不料那時正有一輛汽車飛馳而過，畫衣恰巧落在汽車頂上。

張：（大急）後來怎樣？

魯：我也不知，只見馬志祿、白善忠、阿福都狂奔着……我知道有辦法，

就往報館寫了一篇攻擊李新哲的文字，在大眾日報刊登出來。

張：我一些也不明白。

第二節 (馬志祿，前人)

馬：(換喪地上) 幾點鐘了？

魯：八點。

馬：噢！守財奴，早呀！

張：(動氣) 喂！對不起！

馬：(向魯) 你沒有看見白善忠嗎？

魯：沒有，怎麼？你們不是一同走路的嗎？

馬：是，初時，我們是在一起的，但是兩隻腳怎能及得汽車那麼快？白善忠

急忙跳上一輛出租汽車，直追那輛汽車，讓我一人落後了。

魯：呆子！

馬：我真是呆子……他還向我叫着，不要忘了二十萬元。

魯：沒信義的人！

馬：可是我比他更俏皮，我立即把汽車的式樣記牢，是綠色轎車，還劃着紅綫的。

張：號數呢？

馬：一二一號。我就急急到交通處化了一筆很大的手續費，由一個職員口中

，探知一二一號汽車是一個姓許名文淵的，他住在金陵路十二號。

張：啊！好了。

馬：還未完呢！我到金陵路找他，他還沒有回家，直等了三個多鐘頭，他才

回來。

魯：你真夠耐性！

馬：後來許文淵回來了，面色蒼白，毫無人色……

魯：是坐汽車回來的麼？

馬：坐着一輛黃色汽車……原來我沒有看清楚那輛汽車的號數。

張：呀！

魯：

馬：所以只有垂頭喪氣回來。

張：還有白慕忠，想他一定找到了確實的跡蹟。

馬：也說不定，不知道他爲什麼至今還不見回來呢？

魯：如果坐着汽車，一直追到此刻，恐怕已經要到上海……南京或者

北平了。

第三節 (張阿金，白善忠及前人)

白：(酩酊地，未上先唱)『生不如死……』

眾人：……他來了。(白上，馬和魯迎視)

馬：怎樣？

魯：怎樣？什麼新聞？

白：(看着他們，續唱……)『生不如死……我不愛生……』(休止後，復唱)

(『生不如死……』)

張：你已喝醉了……

馬：真的醉了？

魯：畫衣呢？

白：(向魯) 你沒有找到麼？

馬：沒有，我們沒有找到。

白：那末，沒有辦法了。

魯：你沒有追及那輛汽車嗎？

白：我沒有追及？我不姓白了……因為當我追及的時候，却被人偷了……

魯：畫衣嗎？

白：不，汽車。

馬：沒有希望了。

張：諸位，我要走了……在這裡做什麼？

馬：你剛才在這裡，也沒有什麼事做。

張：我去告狀。

馬：好！倘若你能告狀，令我還你那二千元，我就多送你二角錢。

張：法庭再見！（怒下）

第四節

（魯清新，馬志祿，白善忠）

魯：（挽白的臂）現在你把事情的經過，從頭至尾講給我們聽吧。

白：我已講了。

魯：你追那輛汽車……

白：是。

魯：追到那裡。

白：到分界的關口。

魯：後來怎樣？……汽車過關麼？

白：是！

魯：你也過去麼？

白：不，他們要我停車，查看車証。

魯：爲什麼他們不叫那輛汽車呢？

白：因爲那輛汽車是他們熱識的，每天要十數次經過那裡。

馬：你沒有問他們那輛汽車是誰的？

白：說是公共汽車公司經理的。

馬：你有没有見公共汽車公司的經理？

白：有。

馬：你問那位經理，他的汽車在那裡嗎？

白：是！

魯：他給你說什麼？

白：他說在大三元酒家門外，因爲車夫剛才載了他的一位朋友到那裡去。

馬：你馬上到大三元酒家麼？

白：是！

魯：在那裡有沒有找着車夫？

白：有。

馬：怎麼樣？

白：他正在大肆咆哮！

魯：爲什麼？

白：因爲人家偷了汽車。

馬：誰偷了？

白：恐怕是賊……（在室裡瘋狂地跑來跑去。）

馬：（失望地）追究是沒用的了。

魯：他好像畜牲一般了。

白：不……不是畜牲……是喝醉了……那個車夫和我同病相憐，就不管三七

二十一，一直飲到今早五點鐘。

馬：好本領！

白：現在我去睡個暢快……以後再說，這全是那可惡的二十萬元的緣故。

第五節（阿福及前人）

福：

（由正門上）

魯先生，請你到樓下去，有一位警察局的人員想見你。

魯：是李新哲嗎？

福：是！

馬：他來拘捕我們。

魯：不，他來謝罪，今早報上我那篇文字，一定叫他感到頭痛。馬志祿，再會！（由正門下）

第六節（阿福，馬志祿）

馬：阿福，你有什麼消息？

福：馬先生你的運氣不好，使你悲傷。

馬：我和你沒有什麼不快，可恨錢財一來，就一切的痛苦都跟着來了，最先

張阿金來戲弄我，說我的本領未出芽！……後來我的朋友變了我的仇敵

……後來……心中的平安也沒有了……老實講，以後我再不買彩票了。

但是還有一線希望。

不，不要再做夢吧！

自從汽車的事發生以後！我向自己說：『畫衣不見二次之多，都是你的不好！現在你該找回來。』所以我振了勇氣，親自去見老阿虎。

馬：你怎會想到這事的？

福：在老阿虎家，我遇見一個警察，他正在預備行李，他叫我把要向老阿虎

說的話向他說。

馬：後來怎樣？

福：我就給他說：『先生，老阿虎曾經許給我，無論我要什麼東西，他都會

替我找來。我把畫衣的事向他說了。』

馬：好！後來呢？

福：他問我幾句話：『我把汽車的式樣給他說過了，他答應我在二十四小時

內，給我找回那件畫衣來。

馬：（悲苦地）最後的禍事又是你惹出來的！

福：（奇）怎麼？最後的禍事？

馬：你所見的那個人，原來是徐俊俠。

福：那末？

馬：（稍怒）徐俊俠，是中國第一大強盜，當我們正要找到畫衣時，爲你的

緣故，却被他偷了去。

福：我不明白，你爲什麼生氣？若果徐俊俠偷了那畫衣，那是爲我偷的，他

一定會替我送來。

馬：你想一個大強盜，偷了一百萬元，會給你送回來？

福：一定的。

馬：呀！阿福，你年紀還小，還不認識社會，還是不再提及的好。

福：（哭）啊！馬先生！

馬：（動心）阿福，我的阿福，不，不要這樣，你有道理，人人都設法來陷害我，只有你真心來幫助我，我怎可不好好地待你，不要講徐俊俠和晝

衣了，我們重新再過清苦的生活吧！

福：另外該勞作謀生，我懷着很大的希望，媽媽時時說，你是很聰明的。

馬：可憐她，好！在這種光景中，正該紀念她……也爲了她，我該愛你，我

應承了她始終不離棄你。你才是真正的聰明，將來一定會成功，若有錢財，當然更加容易。

第七節

（徐俊俠和前人）

俠：（由正門上，衣服華麗，口帶北音）少年音樂師不在家嗎？

福：我在這裡。

徐：呀！好！

福：先生想同我講話？
徐：是，但不許旁人知道。
馬：我到那邊預備顏料去，你們可以在這裡談論。
(由正門下)

第八節

(阿福和徐俊俠)

福：先生此來有什麼貴幹？
俠：(口講北音) 昨晚你向警察查問一件事。
福：呀！
俠：那個警察立即通知老阿虎。
福：好！……我到那裡去感謝他呢？
俠：警察……已經死了。
福：(奇) 呀！
俠：老阿虎就來見我……託我辦你的事。
福：老阿虎怎樣？
俠：也死了。
福：也死了？

俠：也死了！只有我一人……來代表他們這種不失信用的。〔露出本來面目，身上還穿著那件畫衣。〕

福：呀！畫衣！

俠：〔原音〕你快樂麼？

福：〔出神〕徐俊俠。

俠：啊！你的事很不易辦，我只知汽車的顏色……要找到它很不容易，不過

它上面有一件畫衣，我通知所有的黨人，他們都像城中的警察，最後一個姓周的找到了它，但是他不但取了車上的外衣，連汽車都偷了來……

福：啊！不！該把汽車還給原主，請你答應我。

俠：後來再說，現在我明白那個畫家這般不捨得他的畫衣，我希望他得了一

百萬元，一定會分些給你。

福：啊！不！

俠：爲什麼？

福：這是他的東西。

俠：但因了你的勞苦，才能復得。

福：也因了我的罪才失落的。

俠：不，不，這件事不當這樣了結。你打鋼琴可掙多少錢？

福：現在……我還在學習哩！
俠：我明白了，你去叫那畫家來。（重新化裝）
福：好！（到門口）馬先生……請來。（向俠）他一定非常感激你的。

第九節（馬和前人）

馬：什麼事？

福：這位先生有事和你商量。

馬：和我？……（拍去手上和衣上的顏料屑，和俊俠握手）

俠：（重復口音）敝姓蔡，北平人，很有錢的。

馬：敝姓馬，廣東人，很窮的。

俠：我特來為阿福的前途着想……我要求你的同意。

馬：不知是什麼事？

俠：我想送他到英國去學音樂。

馬：真的？

俠：一切費用由我支付……

馬：你真慷慨了。

僕：

不，不是慷慨！這是投機事業……一年後我叫他到大酒家、跳舞場、影戲院，打上十個鐘頭的鋼琴……起初幾個月錢全歸於我……後來……

馬：

且慢！這種生活太下賤了，阿福還年輕。

僕：

年輕不年輕是另外的事，有力就夠了……須知錢不是自己會來的。

馬：

好！但是，不幸他病了！

僕：

呀！在英國有許多醫院。

馬：

那末，或者他有生命的危險呢！

僕：

自然……

馬：

呀！你以為是自然的？阿福，你想怎樣？

僕：

（搶着說）他要求你的同意。

馬：

我說你是沒良心，只顧掙錢的畜牲。

僕：

啊！我並不怪你！

馬：

分明是你臉皮厚！

僕：

但是職位……

馬：

我說：倘若阿福病在這裡，還有人看護他，現在沒有職位，將來自會有福。阿福（擁抱他）你給他說，直到馬志祿有碗飯吃，一定要和你如

手如足般共同享用。

福：

(動心) 呀！馬先生，你的話我始終是不忘記的。

俠：

(取出彩票) 但是你現在窮得這樣可憐，馬先生，我給你這張銀行支票，我要扯碎他。(看) 噢！這是什麼？二七二七〇〇九，我到處都見到這數目了。

馬：

福：

(大喜) 你手中拿着的就是那張失落了彩票。

馬：

彩票？(指俊俠) 那末這個……

俠：

(回復原音) 就是徐俊俠。

馬：

強盜？(直撲俊俠) 呀！拿去！

俠：

(笑) 夠了。

馬：

強盜我也看見過很多，但是從沒有見過像你這樣有信義的，我也實踐我的話，我曾許下了，誰把畫衣給我，可得二十萬元。

俠：

多謝！……但是這件畫衣我不還你，我用它做這個救生我的孩子的紀念物，二十萬元，我不要，還是讓給阿福吧！

馬：

這個你不必勞心。

福：

徐先生，快些收了吧！這樣你可以不必再做……那種勾當了。這樣你可以得到一個真的職位。

俠：

福：是呀……這種冒險的事……

俠：冒險！這才有趣！至於不幹下去……愛……我也想過，我想到墨西哥

一個遠親那裡去工作，好！後來再說，再會！（握手）

福：不，且慢！汽車你該送還給原主，我要這個！不然，我什麼都不要你的

俠：他一味記着汽車！也罷！我去送還給原主，這個好孩子要我應承這類的

事，真是有點那個……

福：多謝你！徐先生，若你不幹……這種不好的勾當……是多麼好呢！

俠：我不幹，你就快樂了嗎？好，我就不幹。

最後一節

（前人，魯清新，李新哲，白善忠）

魯：（由正門上，李新哲隨後）馬志傑，我領了李新哲來。

李：（和馬握手）馬先生，很對不起。

俠：（向馬，用北音說）這位是誰？請你介紹。

馬：這位是李新哲先生，警察局長。（向李）這位是徐俊俠（急改）不！

李：（笑）由昨日起，我們腦中時常有着徐俊俠這個名字。

馬：蔡人傑先生。

俠：偵探……是陳查禮大偵探的好友。

李：喔！……不知你肯不肯幫助我……

俠：非常情願……幫助什麼事？

李：徐俊俠盜黨已把我的別墅倒空了……（由袋中取出錢袋）只留下了這

些，我不敢再放在錢箱裡……好像這班賊徒常在我身旁。

俠：值錢的東西不該放在家裡。

李：你肯代我收藏麼？

俠：非常情願。

福：（輕聲向俊俠）不，不，你不應該在我面前做這樣的事。

俠：（向李）是！非常情願……但是我不能收藏。

李：你至少肯幫我捉拿徐俊俠盜黨。

俠：啊！非常情願。（輕聲向阿福）如果不幫他，真是太過分了。（挽

李的臂走到台前）

白：（由己房上）我沒有法睡，你們吵得這樣厲害。

馬：我的好朋友……你究竟還是我的好朋友。

白：究竟，還是……

馬：（向魯）你這壞東西，我有一件好消息告訴你。

魯：尋得了一百萬元。

馬：不錯，這是阿福的功勞，所以二十萬元的賞金該歸他所有。

白：我們呢？

馬：（向白）你去建築一所醫院。

白：往那裡找病人？

馬：（向魯）你去開設一家報館（向阿福）日後，你首次寫成的曲譜該取名——一百萬元」

俠：畫衣歸徐俊俠（自指）

李：啊！你就是徐俊俠！（衆大笑）

——
閉幕
——

新青年戲劇叢書

第 二 輯

忠 僕	(三幕宗教劇)	莫希功譯述	\$0,50
至性化元兇	(三幕教育劇)	何心源譯述	\$0,50
天下父母心	(三幕教育劇)	殷 士改編	\$0,80
對 話 錄	(慶祝進教之佑聖母瞻禮適用)		
		鄧青慈等著	\$0,80
金 翅 鳥	(二幕歌劇)	梁丞夏譯	\$0,80
爲善最樂	(三幕兒童劇)	傅玉棠譯	\$0,50
頭獎彩票	(五幕喜劇)	胡重生譯	\$0,80
風雨歸舟	(三幕倫理劇)	麥丹，三友譯	\$0,80
自作自受	(三幕教育劇)	鍾協著	\$0,50

種八第・輯二第

票彩獎頭

IL BIGLIETTO DELLA LOTTERIA

版出日一月十年九四九一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改編者：胡重生

出版者：白德美紀念出版社

印刷者：澳門慈幼印書館

發行者：慈幼印書館

訂閱及總辦事處：
澳門：高樓下巷三號

角八售實本每

祿天劉：者對校書本

T 14 - 1/0052

5616.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24
260028
27

青年戲劇叢書

14



BC

34

/3

澳門慈幼館印書館出版